

湖海文傳

第二函
八冊

湖海文傳卷六十四

青浦王昶德甫輯

傳

二曲先生傳

張庚

先生姓李氏名暉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盩厔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正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闖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挾一齒與其妻彭氏曰如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于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竝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塚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襄城徧

訪遺蛻不得乃爲文禱于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里諸生劉宗洙知之卽舍之家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爲贊畫軍潰賊獲而剽之裹創收喬年屍又捐資收全軍覆沒之屍瘞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眾屍中况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塚于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捐城西地一區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鹽屋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于無錫于江陰于靖江于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頓足自詈曰不孝顛汝此行爲何事乃喋喋于此尙有

人心者乎申旦不寐卽戒行毘陵學者固畱不能亟還襄城
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祝于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魂
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
皆歎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紀配
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士
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振
於二三里外允中爲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
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于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先
生旣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試以昌明關學爲已任嘗
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爲要又曰諸儒
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
未能有得于道也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爲焉恭定

公設俎豆勉應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卽去之
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
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真儒
薦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歛之聖
祖西巡總督傅公宣旨召見先生稱廢疾御書操志高
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著十三經廿一史糾繆旣而
以爲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慎言慎行
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欲慨其平生而
恨無由後過襄城晤劉庶常芳草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
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
者歟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閻若璩傳

杭世駿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厯甲辰進士厯甯前兵備道參議父脩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着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忽開如牖洞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爲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丘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

卒業讀尙書至古文諸篇以爲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
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
纂言時時有疑疑卽有辨著古文尙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
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
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
歸餼于太原處士顧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卽
爲改訂數條處士虛已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
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
宏爲之序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
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
前失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
禮乎若塚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

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
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而凶禮居五
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未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
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
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
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于孟
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
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
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
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
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

於青州發齊景公墓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治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墓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以崑山徐公聘復

至京師徐氏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春西堂許劔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

諸集晚年名動

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留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于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語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覈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已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

以文學相質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
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
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言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
若璩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
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
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
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
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大使功者不如使過
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
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

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掊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甯人然于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羸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益都趙宮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于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

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
不足以喻其嚴也其崇之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
孟子生卒年月考刻于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
古文尙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于淮安嗣是潛
邱之學明白曉布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
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
爲古文尙書著宛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燄而不敢
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
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卽其所撰著又不
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牽酬應之作而于閻氏毫無加損也余
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
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龔鑑傳

杭世駿

鑑字齡上一字明水號碩果錢塘人早喪母與婦朱事父極孝父失明鑑侍左右如嬰兒餵于庠藉教讀以養交河王閣學視浙學拔之五百人之中貢于大廷

世宗憲皇帝初親政側席賢能之吏揚州介水陸之衝物眾地大習俗侈靡號稱難治析江都之東南爲甘泉甘泉新邑諸事草創求俊健能勝任者難其人鑑容貌魁碩音吐如洪鐘嚴氣正性望而知爲學純養粹之儒天語褒嘉卽命之甘泉視事鑑抱負非常耻與俗吏旅進退壹以子惠黎元振興文教爲已任絕苞苴嚴請託抑豪橫禁奢麗以此之謂民之父母七字榜于治事之堂而人莫敢干以私旋以父憂去官貧不能謀朝夕服闋游中州應祥符縣尹之聘以風痰卒

於官舍而不克究其施命也鑑遂于經學學以安溪李文貞公爲宗詩說已有成書闡明文貞公詩所爲多其論滕子來朝云胡傳以其朝弑逆而夫子降之是年七月杞侯亦來朝矣何以不貶自知其不可通因舍左氏明白之杞侯而信公穀之以杞爲紀謂齊欲滅紀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夫杞之忽升忽降緣致後人之疑若滕自朝桓而後世稱予矣所謂惡惡止其身不及其子孫者果安在與知滕子爲時王所降則杞之升降非聖人之擅于進退也可知矣其辨周禮舞師鼓人云或曰鼓人之屬司徒是矣舞師之不屬樂官何也曰此亦有故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而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皆六代帝王象功之舞而用之于大祭祀

至于舞師之兵舞帔舞羽舞皇舞謂之野舞樂師又謂之小
舞而所用者又鄉遂中山川四方社稷旱暵之事而已司樂之山川九州之鎮山川浸此況夫司樂設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
不過一方之山水而已況夫司樂設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
小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皆國學之士也至于舞師所
統舞徒四十人不曰士而曰徒乃鄉學之民耳不屬之司徒
而奚屬乎采芑詩鉦人伐鼓朱子註曰鉦鼓各有人而言鉦
人伐鼓互文也此說似未妥周禮無鉦人而鐸鐃鐃統于
鼓人故可以謂之鼓人亦可以謂之鉦人一官而二名也詩
言鉦人伐鼓則代之者明明是鉦人萬無以此見互文之理
余嘗謂周禮非偽書如此等細微處往往與他經相合必非
假托者思議所能到也或謂鼓人鐃師同掌夜鑿安知鉦人
非卽鐃師耶曰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鐃鉦也